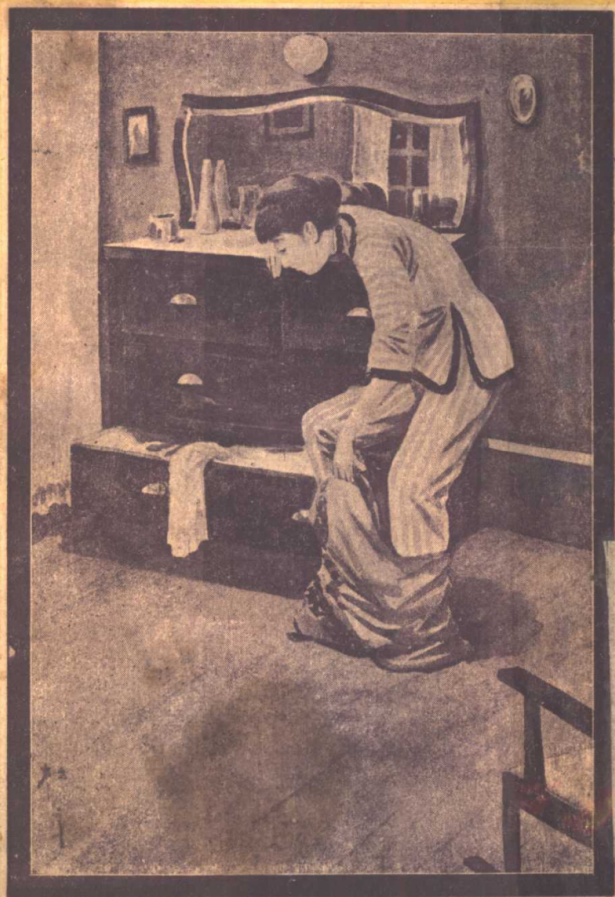


侍兒艷史

吳中
十姊妹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010



十姊
妹之

侍兒
艷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五版

侍兒艷事（全二冊）

價洋三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述者

衛飛瓊

印刷者

上海世界書局

發行者

廣州 北京 杭州 漢口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序

語有之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閨閣之韵事。豈必在富貴名姝哉。則有閨中侍婢。砌下名花。小家碧玉。正自可人。不必高談濶論。謂仙桂根株。須栽月窟也。試觀其玉貌翩翩。不讓石家之秀。若論其清才艷艷。無慚鄭氏之姬。嘲風弄月。低唱微吟。足以使人蕩魄銷魂。神迷意亂。如此青衣小婢。果然我見應憐。而或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彼美人兮。幸遇夫風雅之主人。樂育而薰陶之。乃能成就此十人。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傳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殆其然乎。吁。嗟乎。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好學。附驥尾而名益顯。彼十婢者。亦何幸而侍此主人。共傳艷史哉。

十姊侍兒艷事目錄

眠雲艷事

化蝴蝶魂夢遶花間

敲竹槓巧設風流計

蕩春心窗下繡鴛鴦

侍香艷事

擁鴛衾好夢艷春宵

折名花巧語賺檀郎

惜芳春小築桃花塚

雲兒艷事

擲荔支檀郎戲公鳳

拌鎗花急煞意中人

寄深情畫裏喚真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桂兒艷事

鬪腰肢弱柳晚風前

十二

學紅娘暗地替傳書

十三

妒春情倦繡鳳頭鞋

十四

紅兒艷事

聽鶯啼窗下洩春光

十五

逐同儕巧鼓如簧舌

十六

摹繡幃一笑最銷魂

十七

綠蕉艷事

赴密約夜月照黃昏

十八

一杯酒了却相思債

十九

對茜窗巧結木樨球

二十

翻風艷事

醉醺醺春色暈微渦

二十一

重恩情雪夜繡紅鞋

採芙蓉自製化粧品

梨雲艷事

賣痴顛心性自聰明

假裝呆未免太無情

消酷暑玉笛橫春宵

憶琴艷事

圓好事香夢遠蓬山

著紅裙悄地學夫人

尋好夢魂銷芍藥欄

翠翠艷事

蕩蘭橈仙子快凌波

傷遠別紅淚濕蛟綃

露酥胸玉體自橫陳

三五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姊
侍兒艷事

衛飛瓊戲述

眠雲艷事

▲化蝴蝶魂夢遶花間

階前砌下亦有名花。匝地黏天。堪憐小草。數小家之碧玉。盈盈十五芳年。看落月之明星。燁燁愈增光彩。眠雲者。余之侍兒也。生自名家。幼通書史。娟娟此秀。楚楚堪憐。乃紅顏命薄。年祇十歲。父母俱亡。依叔孀以度日。寄人籬下。身世飄零。孤苦伶仃。有懷莫訴。極人世淒涼之境。嘆前生孽障未除。乃彼蒼者天。猶以為虐之未足。叔既遊蕩成性。孀又兇悍無倫。眠雲之父。遺產甚豐。悉為叔孀所有。而此曙後孤星。熒熒孤露。一粥一飯。尚嫌所耗太多。一縷一絲。亦謂所費甚巨。而眠雲不免於飢寒矣。叔既荒於酒色。不事家人生產。銅山忽圯。金穴成空。人事遷流。滄桑靡定。一轉瞬間。而向之乘堅策肥。衣鮮食肉者。已降為窶人子矣。仰屋

愁嘆。怨天尤人。無所寄其憤。則鞭撻眠雲。以寄意焉。嬌姿弱質。使之啼飢號寒。已無人道。何況加以箠楚辱等囚奴。豈猶有人心也乎。孀氏豪奢已慣。不能耐此清貧。抱却琵琶。過別船以去。惡叔計無復之。則鬻眠雲為婢。冀得身價以度旦夕。而眠雲遂降為人役矣。我聞我母言。當日償銀。不過銀幣五十枚耳。名花落溷。昭君輕出漢關。造物無情。小草幾成獨活。天下可悲可慘之境。孰有過於此者。眠雲來余家。為余之侍婢。余以其系出名門。屢加青目。繼而知其曾經讀書識字。則大喜於女工之暇。兼課以詩書。數年之間。悉皆精曉。能作小詩矣。眠雲感余之恩。奉侍殷勤。勝於子女。且素性慧黠。能窺人意。目聽眉語。先意承旨。余愛之。亦如掌上明珠。不以侍兒相待。眠雲長成之後。花顏媚月。蟬鬢堆雲。人之見之者。僉謂其為大家閨秀。不知其為青衣小婢也。余嘗指眠雲以示余夫曰。儂身體體荏弱。不克操持家政。若欲納小星以佐中饋。此其選矣。蓋余之於眠雲。愛之甚憐之切。一日無眠雲。忽忽若有所失。固不欲其舍己而事他人。且以眠雲而偶村夫俗子。豈不使其抱恨終身。為煮

鶴焚琴之舉乎。故欲使夫弭納為小星。則可以終身相伴也。余夫雖亦愛眠雲之才貌。然青年夫婦。恩愛正濃。不願別營金屋。以間愛情。余強之不能。祇得留以有待。眠雲生性愛花。余家園中。千紅萬紫。四時不斷。名花門邊牆隙。皆無曠地。皆眠雲數年以來。苦心經營之成績也。偶聞人家有佳種。必多方求索。以得之。乞之不得。則請於主人。以重價購之。余愛眠雲有所求。無弗應者。以故余家園中之花。為吳中冠。而眠雲朝夕不遑。愛護維謹。其灌溉之勤。培壅之厚。尤勝於恆人。以是花之肥碩。大逾常花數倍。每至春時。羣花齊放。積錦堆霞。微風偶拂。則香氣迎人。宿雨初晴。則春光滿目。洵無遜之勝景。人世之桃源矣。去歲仲春之際。園中棠梨怒放。桃花含苞欲吐。眠雲徘徊其間。如痴如醉。夕陽已在屋角。猶遊行於花叢。嗅其香。餐其色。流連忘返。余怪其久久不來。入園中覘之。則見眠雲坐海棠之下。折得一枝。凝眸注目。如入定之僧。行至身傍。冥然罔覺。因撫其背曰。痴兒可恨哉。日將暮矣。猶坐於地上。不慮春寒侵人耶。眠雲聞語。憬然若悟。拂衣起立。笑曰。世間可愛之物。無有過

於花者。世間珍貴之物。亦無有過於花者。婢子費却一歲三百數十日之辛勤。祇獲此十餘日之報酬。倘不細心領略。着意消磨。不特辜負名花。亦辜負自己心意矣。恨不化為蝴蝶。日則飛翔其際。夕則棲宿其中。飽飫色香。無時離別。斯足滿我志願耳。春寒雖厲。豈能阻婢子愛花之心乎。余笑曰。痴兒欲化為蝴蝶。棲宿花間。此易事耳。汝不聞莊周化蝶之事乎。莊周每於夢中。化為蝴蝶。相然不自知其蝶之為周。周之為蝶。今汝凝神壹志。思慮不紛。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安知汝華胥國裏。黑甜鄉中。不能如願以償。化蝶來此乎。速隨我入室。晚餐後。覓好夢可耳。因攜眠雲手入內。笑謂余夫曰。幸我自往覓之。否則化為蝴蝶去矣。余夫問故。余具以告。由是每戲呼眠雲為蝴蝶云。

▲鼓竹槓巧設風流計

余之夫聲。生性風流。嘗欲乞余之繡鞋。以為玩品。余靳不與。余夫屢次求索。余峻拒之。余夫殆絕望矣。乃異想天開。背余而與眠雲相商。乞其乘余不備。竊鞋以與彼。眠雲笑曰。東君乃教婢子作賊。以污我清白之

躬耶。余夫央之曰。卿能承我命。我另以青目視卿。後日之事。當令卿萬般如意也。眠雲紅暈於頰。低頭半晌。笑曰。後日之事。如意與否。婢子所不敢知。惟今日之事。使余學竊物。當有代價。否則儂寧受打罵。不甘為此等事也。余夫笑曰。若欲何物。盡語我。眠雲笑曰。主人試猜之。看能當我意否。余夫曰。若之意欲何物。教余從何處猜起。若欲銀錢乎。欲衣飾乎。眠雲曰。婢子幸叨主人垂愛。日常需用之物。無缺乏。銀錢實無用處。至於衣飾。雖不十分富足。而金珠翡翠之妝飾品。尚能略備。四時衣服。無不具備。主人所賜之緞裙緞襖。花樣已不入時。尚未當穿過一次。若再添置。不幾暴殄天物乎。余夫沈吟曰。青年小婢。除衣飾銀錢外。又有何種嗜好。余實無從猜測。若欲何物。趨言之。勿引人入疑陣也。眠雲笑曰。余之心性嗜好。東君豈不知之。儂生平無他愛。所愛者惟花耳。今園中他花粗能備數。惟山茶珠蘭等花。尚嫌缺乏。主人能為儂費數十金。每種各購十數盆。則婢子當冒不韙。乘隙竊女主人之繡鞋。以與主人。償主人之宿願耳。余夫大笑曰。我以為有何難事。此區區者。又何足云。

且種得名花。余亦可以時玩賞。未為計也。眠雲嫣然曰。既蒙金諾。事當從速。明日當悉購以歸。余夫許諾。翌日。遣僕人至花園中。購山茶珠。蘭茉莉。夜來香等數十盆。約費四五十金。次第舁歸家內。交眠雲收拾。眠雲得之。喜甚。親自檢點。階前砌下。位置務求適宜。收拾完畢。歷三時許。心力交瘁。眠雲不以為苦也。佈置甫畢。而余夫含笑入內。謂眠雲曰。可稱若意否。眠雲笑謝。余夫笑曰。空言何能塞責。所囑之事。須在意也。眠雲笑曰。幸不辱命。於袖中出紅鞋一双。花枝繁密。生動可愛。余夫大喜。袖以入內。謂僕曰。卿常不肯以繡鞋與我。今余已得之矣。僕駭而取視。笑曰。此乃侍婢秀春之鞋。為東君者。偷婢子之鞋。不羞然耶。余夫狂笑。就余足審視。知大小不類。恨曰。余中眠雲計矣。僕問其所以。郎具以告僕。僕亦大笑。

▲蕩春心窗下繡鴛鴦

春光九十。本來容易消磨。愁緒萬千。無奈心神飄蕩。拾殘紅於香徑。蓮步輕移。看新綠於枝梢。銷魂無似。於是香閣悄悄。拈針黹以度光陰。芳

意綿綿。懷風月而思曩日。千紅萬紫。點綴陽春。曾幾何時。已是花落春殘。綠陰堪畫。年華逝水。好夢難長。不禁萬種深情。都來眉共心上。念阿儂生命不猶。為人侍婢。太好時光。正如花謝水流。轉瞬之間。無復朱顏綠鬢。蹉跎復蹉跎。阿儂其何以為情耶。而況春纖所刺。正是鴛鴦。既交頸而眠香。艷此情態。復比翼以浮水。無限風流。以多情解事之女郎。對斯作對成雙之禽鳥。有不金針懶刺。與無窮之春思也乎。眠雲善於針黹。余之繡鞋羅帕。鴛枕繡幃。都令眠雲描成新樣。艷麗無倫。繡出鬼工。生動可喜。彼薛夜來號稱神針。若使生於今世。儂我眠雲。恐亦不過伯仲之間耳。日者眠雲以錦繡床幃。繡上鴛鴦一對。交頸比翼。姿態如生。數日之間。工作方畢。徘徊諦視。形影相憐。時則春光乍老。花事闌珊。長日如年。正當困人天氣。眠雲鴛鴦繡罷。不禁意緒紛煩。念身世之飄零。傷年華之荏苒。不知此生薄命。尚能嫁得才郎。與畫上之鴛鴦共此形影相隨。永無離過乎。言念及此。心神如醉。一縷痴情。彷彿遊蕩於碧波春水之中。效交頸之鴛鴦。棲宿於烟雲深處。其多情為何如耶。

侍香艷事

▲擁鴛衾好夢艷春宵

紗窗日麗。錦帳春深。覓好夢於鴛衾。栩栩欲化。逐香魂於巫峽。默默含情。當此日長如歲。况復天氣困人。溫柔鄉裏。儘足勾留。華胥國中。不妨小住。然而枝頭宿鳥。聞關對語。喚醒閨人。柳上黃鶯。宛轉清歌。驚殘好夢。况復條條深巷。嬌聲頻喚賣花。尤足使紅閨女子。聞聲驚起。乃痴情兒女。別有會心。日高三丈。猶戀香衾。非貪同夢之歡。不羨巫山之夢。祇以人間樂事。惟在箇中。一歲四時。春日尤勝。苟不及時領略。正恐辜負春光。是以日上三竿。尚作袁安僵臥。其情痴若此。可笑可憐。然亦不可謂非閨中韵事也。二妹陸秀蘭有婢名侍香。不知其所自出。或云粵東人。或云浙西人。究之侍香幼時。為惡人掠去。輾轉販賣。至於吳中。其姓氏里居。茫然不復記憶。粵東浙西。皆模糊影響之辭。傍人推測之語耳。我國弊政萬端。即此拐賣人口。為五洲萬國所不容之罪惡。尚不能禁。

止。遑論其他。一歲之中。不知有幾許男女孩童。供若輩奸人之屠割。可勝歎哉。侍香來陸氏家。年十有二矣。綠鬢朱顏。貌頗不惡。二妹愛之。課以針黹。兼教以書字。侍香天性穎悟。女工諸事。不學而能。精巧冠其儔輩。當繡佛幡一事。為衆人所稱歎。侍香益自負。然幼時未曾讀書。頗以不能吟詠為恥。乃請於二妹。教以詩詞。二載以後。讀詩數千首。於唐宋人諸集。靡不琅琅上口。有時執筆自作。雖不能繩度悉合。而風致楚楚。有長慶之神韻。二妹嘗謂其學力未至。侍香乃益肆力於書史。霜晨雪夜。坐對青燈。月下花前。陳編在手。其天性好學。有如此者。顧有春睡癖。每遇和風澹蕩之時。春色平分之際。常擁衾而晏起。時戀枕而徘徊。問其所以。笑而不答。而眉目之間。有愉快難名之狀。知其所得於睡鄉風味者深矣。余則謂侍香懶耳。幾曾見人家兒女。喜作渴睡漢。而能治事者。侍香亦不置辯。然至鶯嬌燕嬾。送去東皇。紅瘦綠肥。又逢長夏。則侍香清早抽身。往往雞聲未絕。晨光熹微。已就碧紗窗下。對明鏡而理新妝。與春時之萬喚千呼。不起身之侍香。判若兩人。懸如天壤矣。二妹嘗